

岭南建筑艺术之光

——解读莫伯治

暨南大学出版社

岭南建筑艺术之光

——解读莫伯治

曾昭奋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建筑艺术之光: 解读莫伯治/曾昭奋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81079-459-0

I. 岭… II. 曾… III. 莫伯治—纪念文集 IV. K82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8270 号

责任编辑: 陈 涛 曾鑫华

责任校对: 何 力

装帧设计: 山 内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6593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2

印 张: 19

插 页: 32 页

字 数: 593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1600 册

定 价: 1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解读莫伯治

吴焕加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莫伯治先生，后学称他莫伯，是当代中国建筑界一位引人注目的受人尊重的建筑家。他于1936年从广州中山大学工学土木建筑系毕业。早年做过修筑公路等土木工程方面的事，解放后专注于建筑设计。

1958年，莫伯治设计的广州北园酒家建成。那一年梁思成先生在广州，有人问 he 最喜欢广州的哪一座建筑，梁先生毫不迟疑地答说“北园酒家”（《莫伯治集》295页，按：本文以下予引此书时不写书名，只写页码）。莫伯治接着推出广州洋溪酒家、白云山山庄旅舍、双溪别墅和广州宾馆等作品。与此同时，广州著名建筑师夏昌世、余峻南等人也有许多新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空间通透，体型轻快，色彩淡雅，绿化丰盛，与同一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学苏”的建筑形成明显的对照，引起建筑学界的注意，人们称这些建筑为“岭南新建筑”。

20世纪70年代，在“文革”的极“左”时期，广州又一次首先打破全国建筑界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1973年，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馆建成，一系列配套建筑物也相继完成。板式建筑，带形窗，玻璃幕墙，花格墙，不对称的高低错落的布局，没有附加装饰和简洁的体型等，又一次引起全国建

界的注视。人们纷纷南下取经，并以这些岭南的新建筑为“窗口”，打探境外建筑的做法和动向。这一时期莫伯治的作品也很突出，特别是广州矿泉别墅和白云宾馆。白云宾馆高33层，被认为是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现代高层建筑。

在新时期，莫伯治更是佳作迭出。突出的有广州白天鹅宾馆、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广州岭南画派纪念馆等，直至不久前落成的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及广州艺术博物院。

莫伯治的创作生涯有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他的作品获奖率相当之高。1993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它成立40周年之际，宣布对1953—1988年间全国62项建筑设计授予“优秀建筑创作奖”，对1988—1992年间全国8项建筑设计授予“建筑创作奖”。这两个奖项中，莫伯治的作品占了7项（其中白天鹅宾馆是莫伯治与余峻南合作主持设计）。它们占总数70个获奖作品的1/10。莫伯治是这次颁奖活动中获奖项最多的建筑师。获奖数量多，表明莫伯治建筑设计精品率很高。

1995年，莫伯治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他获得第一届梁思成建筑奖。

唐代诗人王维有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时隔一千二百年，众多优异的建筑作品出现在岭南，它们像红豆似的点缀着南国大地，莫伯治在这中间作了很大的

贡献。在庆贺莫伯八秩寿诞之时，人们称他和他的作品是“岭南建筑之光”。

传统庭园融入现代建筑

广州的北园、洋溪、南园三座酒家落成后，广州本地人与外地人，中国人与外国人，圈内人与圈外人，领导与市民都同声赞美，好评如潮。人们说莫伯治“初战告捷”，“一石激起千重浪，它波及祖国天南地北，影响久远”（264页）。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现在所盖的房屋，从建筑材料、结构技术、功能和设备看，基本上是从外国学来的，并非由老祖宗的传统建筑自主地衍生出来，所以不免有些“洋相”。以实用为主，要求经济的一般房屋，形象问题不十分重要，这样那样都可以。但是对于重要的、有标志意义的、讲究艺术性和象征性的一类房屋，我们常要求它们减少“洋相”而带有民族的特征。为此，中国的建筑师们已经努力奋斗了近一百年。在很长时期中，主要的办法是在房子上部加造中国旧时宫殿庙宇上的大屋顶，有时还铺上琉璃瓦。这种办法很有效果，能够立刻显出“民族形式”或“中国固有样式”或“民族性”。然而大屋顶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僵硬不灵活和造价高、浪费大。在20世纪50年代，大屋顶又盛行过一阵，又因浪费大而遭批判。

大家努力寻找大屋顶以外的办法。莫伯治的做法的重点是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现代建筑结合起来。他在北园、泮溪等餐饮建筑的设计中就是这样做的；另外又加上传统的室内装修，造成浓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提倡过大屋顶，后来认识到大屋顶招致浪费，但他仍然认为中国的新建筑应有民族性。1958年梁思成先生到广州对北园酒家的赞赏是对莫伯治做法的肯定，具有深意。此后数十年，莫伯治锲而不舍地努力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莫伯治对中国传统园林作过深入研究。50年代初，他与已作古的夏昌世教授一起对中国南北方特别是岭南的园林进行广泛的调查，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二人合写的有《中国古代造园与组景》、《漫谈岭南庭园》、《粤中庭园水石景及其构图艺术》。莫伯治单独写的有《中国庭园空间的不稳定性》、《中国庭园空间组合浅说》等。这些论文篇幅不大，着眼点在于如何在实际创作中加以运用这一问题。而最宜于现代建筑中加以运用的是范围较小的庭园艺术，所以莫伯治特别注意庭园这个题目，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在庭园上做文章。

在现代建筑上做民族性的文章，庭园比屋顶和墙面好办一些。庭园中用的植物、水、石，古往今来没有什么改变。而房屋的墙和屋顶所用的材料和技术，一百年来变化太大了，其形制性能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园林“造园无格”，官式建筑则有严格的法式制度的约束，很不自由。将传统庭园融入现代建筑比较方便和节省，而

要使现代建筑重现历史上的建筑形貌，既不自然，又很浪费。

将中国传统庭园融入现代建筑主要是营造一种中国的文化氛围。莫伯治写道：“山水草木，自然景物，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卫生健康的功能要求，当人们接触到自然景物时，会悠然产生一种‘复归’的感觉。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将山池树石有机地组织、融合于建筑空间，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这样做可使建筑空间的层次更加深远，序列的变化更富于韵律，增加四维空间的感觉；另外，建筑与景物组合一起，透过传统的文化意识（如诗情画意），诱导人们对大自然意境的联想和对空间的感情移入，赋予空间以生命力。”（29页）

庭园何以会起这些作用呢？

原因之一是庭园中的山、石、水、植物，体量规模虽少虽小，但能引发人对大自然的联想。莫伯治主张，庭园中的山石“一般宜作大山头的片断，或者山石的一个角落来处理”，他说：“作为自然山水的一个局部来看待，使建筑空间与自然空间互相渗透，互相衬托，诱致人们联想到园外的，甚至并不存在着的山林景象和气氛。”（162页）

原因之二是中国传统庭园艺术中积淀了极厚的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或者说，传统庭园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一个结晶和载体。只要想一想中国历代有那么多的文人在他们的诗词中吟咏庭园，借庭园抒发种种情思，我们就可明了庭园或庭院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分量了。

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句有：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

“帝里春晚，重门深院，草绿阶前。”

“晚风庭院落梅初，淡云来往月疎疎。”（李清照）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李煜）

“小堂深静无人到，满院春风，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冯延巳）

将富含深邃情感内涵和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庭园用于现代建筑之中，应该被看作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会合交融、相得益彰，迸发异彩的成功之举。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今天还合用的，也有今天不合用或不太合用的。中国历史上的官式建筑的大屋顶，除了特殊场合，一般已是不合用了。传统庭园则仍很合用。“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可则因，否则革。”（西汉扬雄《太玄·因革》）莫伯治在他的建筑创作中“革、化”传统大屋顶，而大力“因、循”传统庭园艺术，效果很好。效果好但是在用地宽阔、层数不高的建筑类型上，而且见之于高层建筑和用地局促的房屋之中。三十多层的白天鹅宾馆，其形体总的说是新而洋的，但由于其中那个闻名遐迩的有山、有石、有瀑、有池的中国式庭园，因而带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和浓厚的中国情调。澳门新竹苑用地局促，建筑体量不大，也因巧妙地利用地形设计了一个以山岩

为主题的内庭，进门见山，使这个初看很洋的馆舍具有了中国的民族品格。

读过莫伯治的关于庭院的论文的人都知道他的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莫伯治对岭南工匠的传统造园技艺有很深的了解。他在文章中什么堆垒、叠砌、塑山、对纹、掏纹、虾手铁等都有说明。关于《闲情偶寄》作者李笠翁，莫伯说，“李笠翁还算老实，他对当时叠山匠工的看法尚算正确”。不过，李笠翁说工匠们“掇山有法无式”并不符合实情，莫伯指出：“实则匠师们都有一手秘诀……不过可能秘而不宣，或者即使说了出来，而这些文约约的读书人也未必能懂工程上的理据，所以难怪会产生‘掇山有法无式’的说法的。”（166页）过去的文人没有摸过工匠的底牌。

当然，庭园在现代建筑中的动用是有条件的，岭南的做法在北方未必行得通，这是建筑的地域性。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广州的北园酒家和泮溪酒家那样的建筑，层数不多，功能单纯，体型布局非常接近岭南传统建筑。在那样的“凝固的音乐”里，人们容易联想起用传统竹管弦乐演奏的广东音乐，“烛影摇红”哦，“平湖秋月”哦，悠扬、婉转、华丽、动听。

莫伯治很快走出了这个阶段。广州白云山上的山庄旅舍明显呈现出另一种风格。旅舍总建筑面积为1930平方米，有11个套间客房，其他有会议室、餐饮等，原是一个小型的特殊性的宾馆建筑。它的位置也很特别，

在一个地形多变的幽美的溪谷山林之中。莫伯遵循《园冶》总结的原则，“将不同功能的建筑空间，分散成为独立的小体量建筑，然后将这些小体量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群布局手法，组织成大大小小的庭院体系，并在庭园中运用池树石，按一定的诗画意境组织，庭园景物融合在建筑群中，展开多层次空间和丰富多彩的庭院体系。”“山庄的庭园组合，由于溯山溪而上，地势遂段上升，建筑或临溪或临崖，因而在建筑群体空间结构上，虚实交替，起伏较大，在有规律的组合中，显得更为丰富活泼。”（187页）应该说，在采用中国传统园林和建筑群布局手法方面，这座山庄旅舍已达到“精而合宜”的地步。（《园冶》语）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旅舍又采用了许多明显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元素和“语法”。例如，屋顶平面薄，屋檐是简单的直线，柱子细而直，无柱头柱础之分，柱子与地面及顶板间没有任何过渡的东西。门窗简洁，有许多大玻璃面，有不少玻璃屋，型钢直接裸露出来，栏杆处理简洁等。这些做法和体型是采用现代建筑材料和结构，满足今日功能需要的结果。这里透露出理性与效率的精神，体现一种新的审美观念。从来源上看，显然受到西方建筑师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等人20世纪前、中期的建筑作品的启示。依我之见，山庄旅舍在这个方面同样也是“精而合宜”。

而莫伯治在这个山庄旅舍的设计中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在一处了。结合得如此巧妙，处置得如此得当，使两个不同的文化中的异质的东西相得益彰，并且融成一种

新的和合物，这是值得赞美的创造。于是，这个山庄旅舍是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既有诗情画意又有舒适便利。据说当年这里曾被周恩来总理选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的场所，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于70年代曾到山庄旅舍参观，那里的建筑与园林之美使我惊叹不已，至今难忘。后来在国外看到许多有名的、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建筑作品。冷静思之，在莫伯治的众多作品中，我认为白云山庄旅舍是最有价值和最美的一个，它属于世界级优秀建筑之列。听说现在那里的商业活动给建筑与环境造成损害，不知确否。很希望那座山庄旅舍能得到广州市的重视，作为一项建筑名作，恢复和保持它的原有品质。

前面说北园酒家如广东音乐，那么白云山庄旅舍便好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是中西两种音乐文化融合的精品。

莫伯治的建筑风格继续变化。我们跳过一些中间环节，看一看1990年落成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古墓址紧靠城市街道而又高于路面，功能要求复杂而用地局促，设计者要巧妙地解决了种种难题。在建筑形象的塑造上扩大了参考借鉴的范围，视野广阔。莫伯写道：“考虑到这是一幢带有历史纪念性的建筑，透过它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因此可以探索中外古典建筑风格在一定概念层次上的共性，如浑厚、沉着、庄重、雄劲等。”为此，他设计时曾研究过中国汉代的石阙，古埃及神庙的阙门，古代雅典卫城，古希腊埃留西斯院落重门，等等。因而“从构思到设计，从总体到局部，都遵循现代建筑的原则，又以历史文化的内涵沟通，

而有所突破。”(196页)这座博物馆的正面和内部墙面采用大量的红砂岩,这在国内建筑上还很少见。莫伯治基于其丰富的土木工程经验,敢于使用这种价格便宜、色彩鲜明而庄重的石材。这座博物馆显示出很高的原创性,受到广泛赞誉和多项奖励。

广州岭南南派纪念馆的外部,借鉴欧洲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的建筑形式,虽有其内在的理由,但我认为那种借鉴方式太过直白,另一方面又不易为普通人理解。

去年,我在广州参观了红线女艺术中心。如果它是某位中青年建筑师的作品,那很容易理解,但它竟出自莫伯之手,这不能不令人惊讶了。前此莫伯治的建筑基本上都采取方正的姿势,规矩、明确、容易辨清。红线女艺术中心的造型完全是另一种路数。里外上下,弯曲翻卷,空间绵延,流运不定,变化无常。莫伯的其他作品属普通几何学,这个艺术中心则属于拓扑学的范畴。人到了那里面好似进了另一个境界,离开那里,才复归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中来。显然,这种布置同红线女的表演艺术相当匹配。无怪乎她一看到莫伯的方案便非常满意。

这是莫伯治建筑艺术上的一次重大的变法。而这时莫伯已年逾八旬。试看今日之城中,高龄变法如莫伯者能有几人!

人们带我看了广州一条街道边上的一个地铁控制中心。那是一个不同几何形体的组合,它们互相撞接、穿插、咬合、错动。又分别呈现黄、白、棕、蓝等明亮的颜色。强烈、突兀、抽象、怪异、匪夷所思。它是不是莫伯的手笔,我还不清楚,但既然出自莫伯治建筑事务所,他必已首肯。

商代的成汤在沐浴的盆上铭刻自警之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莫伯治实践了这一条。他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呢?我看到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新书新刊还不断送到。除了中外建筑书刊之外,又有美术、考古等方面的书报。他每年都去国外旅行和小住。他的儿子兼助手莫京说,莫伯在国外除了参观就是逛图书馆。真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用兴时的话说,他是在不断“充电”啊!

近代广东出了多位倡导变法、维新、革命的贤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是岭南人文品格的重要方面,莫伯治身上承继了这种品格。

简单回顾了莫伯的几个建筑作品之后,我想可以借用晋代陆机《文赋》中的两句话概括莫伯治的建筑创作,即“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法无定法——广州艺术博物院

我国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在内,一向喜欢采用方正、规则、对称的形体和布局,多多少少有一种正统的或庙堂的气势。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都是。莫伯治的新作——广州艺术博物院突破了这种惯用的模式,别具一格。

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平面形状很不规整,这与用地条件有关,但也与设计者的倾向与追求有关,后者甚至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艺博的各个立面都不对称,体形高低错落,参差不齐。大门附近有一些对称的部分,稍往里走,形势就变了。在西安陕西历

史博物馆参观的人,很容易弄清那里的轴线、主次和方位。而初次到广州艺博的人,进馆以后往往摸不到门路,弄不清去向。展厅虽然围着庭院布置,然而那庭院却不方正,有一只角斜伸出去,成一锐角,整个院子的平面成不规则的多边形。这样“不正经”的院子在中国的正规建筑中实为罕见。院子周围的房屋及廊子又是多种多样。有正方体、长方体、圆柱体、半圆体;廊子有空的,有半空的,有的连顶也没有,只是空梁子。周围的这些建筑物高度不一,长短不一,一凸凹不一。形体之间有的正交,有的斜插,相互之间硬碰、硬碰、硬碰。周围的屋顶及檐口也是各色各样。有简单的平顶,有坡顶,有官式琉璃檐口,有岭南老式建筑的封火山墙等等,不一而足。广州艺博的正入口有几扇阔深大木门,进门即是小天井,那一块地方有广东祠堂的味道。而有些地方却像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现代派建筑,另一些地段又类似“后现代”建筑。

这还不乱了吗?乱还不乱,如何评价视阅下的审美观念而定。我以为那里有点“乱”但并未“大乱”。未大乱是由于该博物院有相当大的规模,能容纳多样成分。说有点“乱”是从正统美学的角度看成的。换一个角度看,却未必不好。在一定条件下,变化多端、出其不意,不太规整,还是产生特别艺术效果的一种方法。其实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在建筑以外的艺术门类中有过许多论述。中国的文论与画论中讨论的“奇正”、“参伍以变”、“物一无文”等问题即与此有关。兹举数例:

(宋)朱熹:“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



莫伯治院士、吴焕加教授和曾昭奋教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庭院中（2001年）

而稳，只是阙歇。”（《朱子语类·论文上》）

（宋）姜夔：“波澜开合，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白石诗说》）

（清）刘大槐：“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论文偶记》）

（清）刘熙载：“起有分合缓急，收有虚实顺逆，对有反正平串，接有远近直曲，欲穷律法之变，必先于求之。”（《艺概诗概》）

（清）但明伦评《聊斋志异·葛巾》有一段话，说得很细。他说：“此篇纯用通

离闪烁，天矫变幻之笔，不唯笔笔转，直句句转，且字字转矣。文忌直，转则曲；文忌弱，转则健；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窒，转则宽；文忌散，转则聚；文忌松，转则紧；文忌复，转则开；文忌熟，转则生；文忌板，转则活；文忌硬，转则圆；文忌浅，转则深；文忌涩，转则畅；文忌闲，转则醒；求转笔于此文，思过半也。”

今人梁实秋论写文章时也有类似的话，他说写文章“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梁实秋散文》第一集，322页）

广州艺术博物院在“杂”、“变”、“转”、“奇”等方面做得很充分，但同时又以大的统一的尺度控制整体，用两种主色（红砂石与白墙面）贯通全局，使美术馆在建筑艺术上实现多样统一。

虽然如此，广州艺术博物院建筑中体现的美学观念同正统的建筑美学观念（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所体现的），有很大的差别。打比喻的话，一个是正楷，一个是行草；一个是殿堂音乐，一个是圆舞曲；一个立正，一个稍息；一个正襟危坐，一个潇洒休闲。

差别的出现显示事情有了某种变化。什么变化？建筑艺术风尚的变化！而它的后面是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根源是社会文化生活在变化。这些情形在发达国家已发生，在我们这里现在逐渐显露出来。

我第一次参观广州艺术博物院时，施工尚未结束，后来的一次已布置好展品。在那儿参观，单是建筑本身就让我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那个看似似乎随意的庭院里，有水池、有山石、有花木，很有岭南风味。水流入地洞，人跟着踏下去，便进入了地下展览空间，真正别有洞天。人在这个艺术殿堂的庭院里，却好似走到了乡镇中未经建筑师设计而自发形成的广场上，没有拘束感，身心都能放松。

做这样的建筑作品，不用遵循先有的模式，有很多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四川新都宝光寺大雄宝殿门上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世外法无定法 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 何妨以不了了之”。我们不去管它的全部含义，但觉得“法无定法”这句话表示着艺术家创作的一种很高的境界。法无定法，自由创造，全看你的水平和功力了。而真要达到“非法法也”的地步，也不是一般人轻易做得到的。

不论人们赞赏也好，不喜欢也好，无论如何，莫伯治这一次是在大型文化建筑的设计

中，别开生面，另立新宗。

综合创新：“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试对莫伯治的建筑创作作个简单的小结，看看对我们有哪些启迪。

(1) 大家讲中国的新建筑应该有现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莫伯治的许多作品达到了这个要求。他用作品告诉我们做到三合一的一种有效途径，给出了榜样。(按：我的看法是并非一切建筑物都得三性俱全，大多数的房屋有一个现代性就很可能了，少数房屋需要两性，极少数房屋才需要三性。)

(2) 尊重并遵循现代主义的建筑原则。重要的是他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现代主义，很早就超越西方现代主义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在实践中加以修正。

(3) 尊重中国传统建筑和造园艺术，采取扬弃的态度，有因有革。

(4) 非全盘西化论，非华夏中心论，非文化保守主义。

(5) 集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建筑师四种才于一身。

(6) 在建筑艺术上，“摸索具有广泛认同意义的建筑审美观”，“塑造出为人们所欣赏的作品”，“不仅仅是建筑师个人的自我表现”(29页)。

(7) 走建筑文化综合创新之路。

(8) 许多作品达到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全集·文化偏至论》第一

卷，53页)

在庆贺莫伯八秩寿辰时，曾昭奇先生叹说：“能像莫伯这样当个建筑师，才不枉一生以此为业！”

信哉斯言！

(2001年12月)

莫伯治简历

1914年3月，生于广东东莞。

1936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获学士学位。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技术总顾问，《建筑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室内建筑师学会顾问，广东省园林学会理事，广州市建筑师学会名誉会长，广州白天鹅宾馆高级顾问。

曾任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总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兼职教授和总建筑师，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建筑设计多次获国家、建设部、中国建筑学会、国家教委、广东省、云南省和广州市颁奖。主要有：

广州泮溪酒家（1960），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1962），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广州白云山双溪别墅（1963），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广州矿泉别墅（1974），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和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中山温泉宾馆别墅区（1981），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广州白云宾馆（1976），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二等奖和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广州白天鹅宾馆（1983），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和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1），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广州岭南画派纪念馆（1992），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三等奖和国家教委建筑设计一等奖；
澳门新华社新竹苑（1999），获广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和广东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1999），获广州市优秀设计二等奖和广东省优秀设计二等奖；
广州艺术博物院（2000），获广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昆明邦克大厦（2000），获全国鲁班奖和云南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广州长隆酒店（1999），获全国鲁班奖和广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新楼（2000），获广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新会梁启超纪念馆（2000），获广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1994年被评为设计大师。

1994年出版《莫伯治集》，获全国优秀建筑图书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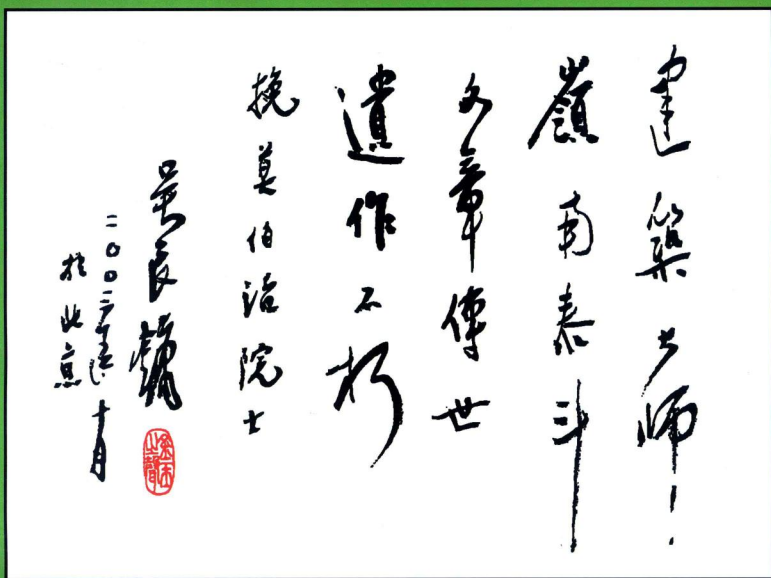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经建设部批准备案成立莫伯治建筑师事务所，任董事长。

2000年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2003年出版《莫伯治文集》。

2003年9月3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挽词

莫伯治建筑作品选录



北园酒家 · 195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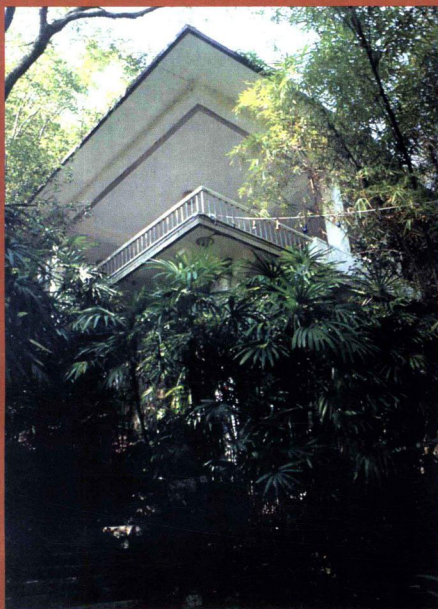
泮溪酒家 · 1962 ·



南园酒家 · 1962 ·



白云山山庄旅舍 · 1962 ·



白云山双溪别墅 · 1963 ·



广州宾馆

555